

明代以来大陆泽与宁晋泊的演变过程

石超艺

(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上海 200062)

摘要: 采用历史文献及地名学的研究方法, 对明代以后海河南系平原地区的湖沼演变过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明代至 16 世纪后期, 该区主要有南起任县、北至宁晋的广阔湖泊——大陆泽。17 世纪初, 大陆泽分解成南泊大陆泽与北泊宁晋泊。分解时, 大陆泽比宁晋泊更为深广。此后大陆泽不断缩小, 宁晋泊却持续扩大。至 19 世纪初, 宁晋泊已 3 倍于大陆泽。19 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 两湖泊同时发生显著萎缩。19 世纪末, 大陆泽就已走向消涸, 宁晋泊此时也已“不显泊形”, 并在 20 世纪初同样走向终结。

关键词: 海河南系; 宁晋泊; 大陆泽; 明代以来; 湖沼演变

中图分类号: X1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07)03-414-06

引 言

由黄河与海河共同塑造的海河平原, 古代一直是湖沼湿地遍布的地区。全新世中期, 黄河北泛海河平原, 在黄河河堤与太行山东麓之间形成一个自西南向东北延伸的巨型洼地。当时气候温暖多雨, 海平面上升, 这片洼地一度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断续相连的统一湖淀带。进入晚全新世后, 气候日趋变干, 海平面下降, 湖淀日益变浅, 在滹沱河与永定河两大冲积扇向前推进的背景下, 相对统一的湖淀群逐渐瓦解成三大湖群, 前人称其为大陆泽-宁晋泊湖群、白洋淀-文安洼湖群、七里海-黄庄洼湖群^[1, 2]。南部大陆泽-宁晋泊湖群是本文探讨的地区。

大陆泽与宁晋泊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就已陆续走向干涸。历史时期湖沼遍布的海河南系平原如今已变成水资源严重缺乏的地区。为了增加有效水资源, 改善区域水环境, 已有不少学者提出利用洪水资源人工恢复部分湿地的意见, 但却缺乏相关的研究和论证。本文利用历史文献资料以及地名学的研究方法, 对明代以来该区湖沼湿地从广泛分布到消涸绝迹这一重要时段的演变过程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 以期为将来流域水环境规划整治提供相关科学依据, 同时也为恢复平原湿地这一争论已久的课题起到一定的基础性作用。

1 历史时期研究区湖沼的演变

了解研究区湖沼湿地在漫长历史进程的演变概况, 是深入本文研究中心的重要前提, 因此有必要先对此进行一番简要介绍。对于这一课题, 邹逸麟^[1]、王会昌^[2]等已利用历史文献、钻孔地层、考古研究与野外调查等方法进行过研究。

先秦时期, 该区湖沼遍布, 有大陆泽、鸡泽、泚泽等至少 10 余处湖沼。当时面积最大的大陆泽, 据钻孔资料分析, 范围南北长约 60 km, 东西最宽可达 20 余 km, 包括今南起巨鹿、北至深州的广大地区。但据《尚书·禹贡》和《山海经·北山经》记载, 当时的黄河长期北泛于此, 受泥沙充填的影响, 湖沼形态通常比较平浅, 洲滩密布, 水草茂盛, 湿生动物大量生长繁殖, 成为当时各国诸侯田猎的良好场所。但在平原东部, 呈北东、北北东走向延伸的黄河古河床, 大致从今大名一带开始, 沿今南运河一带, 历馆陶、德州、沧州形成条状高地古河道带, 象分水岭一样, 封闭了这一带的湖群, 使其极少受到东部海水的影响。

战国中期以后, 《禹贡》《山经》黄河断流, 该区来沙骤减。西汉以后, 黄河逐渐南迁, 受泥沙的影响越来越小。当时流域植被覆盖良好, 太行山东麓地表径流汇集于此继续补给湖群, 所以直到《水经注》时代, 这里湖沼仍呈星罗棋布的分布形态,

与先秦时期变化不大。

随着太行山植被不断被破坏,海河南系两大浊流——漳河与滹沱河的决溢改道增多,二河的冲积扇逐渐向前伸展,泥沙逐渐淤填湖泊。到唐代后期,大陆泽的主体部分已显著缩小,并发生了分解。据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载,分解后的湖泊分别有3处:一称钜鹿泽,在邢州(今邢台市)、钜鹿县(今巨鹿县)西北,面积已大为减小,主体部分仅“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①”,且“葭苇鱼蟹之利充仞其中”,呈现出一片沼泽化的景象;一称广阿泽,在鹿城县(今辛集市)东二十五里;一称大陆泽,在陆泽县(今深州市)南十里。唐代之后,后两者均已消失,不见记载。只有西南钜鹿泽仍然存在,而且此后“大陆泽”、“钜鹿泽”、“广阿泽”等名号一般均指这一处湖沼。

北宋黄河北决,大陆泽又被黄河来沙淤浅,湖底抬高,湖水顺着葫芦河(今滏阳河)向下游泄入今宁晋县东南,即《水经注》所载的泲湖地区,逐渐淤汇成湖,即“宁晋泊”。

明代以后,宁晋泊受滹沱河的汇注,湖泊水域不断扩大。大陆泽因水源不断导入宁晋泊反而不断缩小,清末渐渐淤平。宁晋泊也因为受滹沱河淤灌影响,到清代末年走上消亡。

以上是综合前人成果,对研究区湖沼演变历程的简要介绍。本文则将重点对明代以后这一时段做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因为这一时段该区湖沼经历了从广泛分布到消涸绝迹的重要过程,但前人却对此探讨得过于粗略。当然,中国明代以后历史文献骤丰,为本研究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此外,本文利用的地名学研究方法,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 史料与方法

2.1 相关史料及价值分析

本文采用的史料主要包括正史、一统志、舆地图、明清方志、档案、实录、丛书与文集。总体而言,这些文献较好地记录了明清时期研究区湖沼的演变状况。因此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方法而言,与当前其它自然科学法相比,历史文献法无疑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当然这些历史文献也不无缺憾,主要表现在它们对湖沼具体情况的记载大都粗略或方式不一。如:大多史料记载湖泊范围时,不指明季

节。而该区受大陆性季风气候影响,湖面自古就有随季节大幅变化的特点。先秦时期这里尚是南北相连的广域湖群,《禹贡》中就已有“大陆即作”的记载。直到清代雍正年间,这里仍然“水势变迁,涸溢靡定”,“当水发时洪涛浩渺,一望无际,及其既去,……悉为膏壤”^[3]。因此如不指明季节,容易引致疑议。又如:各种史料所记湖泊大小的度量单位不统一,有的以面积单位“顷”表示,有的以长度单位“里”表示,而且数值大都是估数,很少有较精确的数据记载,这难免给湖泊面积的比较造成困难。此外,相关史料的时空分配不均:明代相关史料明显比清代为少,清代中期以后有关宁晋泊的史料则比大陆泽为多。尽管如此,史料的价值毋庸置疑,从一定程度上说,历史文献法甚至堪称该课题最佳研究法之一。

2.2 地名学的研究方法

本文还借助了地名学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的采用,为解决本课题中一些前人未及解决的重要问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是一种古老又新颖的研究方法,曾经被诸多前辈学人所采用,然而现今却少有利用者。

地名是对某一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加以区分而约定的一种语言代号。作为一个代号,地名会随地理实体的演变而演变,虽然地名的演变往往稍稍滞后于地理实体本身的演变,但也会经历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以湖泊地名为例,湖泊形成之初,范围和影响较小,不同人群在这时所命湖名都可能不同,极易出现一湖多名的现象,而且也不大容易得到流传和记载,这时的地名称为小地名。小地名往往不甚稳定,容易随着地理实体的变化而变化、消亡而消失。如果地理实体不断发展壮大,在众多的小地名中就可能少数几个影响较大的地名被人们广泛接受。一旦它们被官方正式采用,或以文字的方式得以流传,就会发展成为稳定性很强的大地名。此后,大地名的稳定性往往比地理实体本身更强更久。“大陆泽”一名即是如此。大陆泽历经多次分解,逐渐缩小,但这个地名却几千年来经久著名。直至近代,大陆泽最终走向消涸,这一地名的影响才日益淡化。正因为湖泊地名与湖泊本身的演变之间具有这样紧密的关联,所以湖泊地名是研究湖泊演变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之一。

① 每里相当于 500 m。下同,不再重复出注。

3 明代以后研究区湖沼演变的几大关键问题

为了复原明代以后湖沼演变的主要过程,本文以明初湖沼概貌为研究起点,环环相扣地对几大关键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探讨,进而形成最后的结论。

3.1 明代湖沼概貌

1) 大陆泽范围。据笔者查证,明代最早记载大陆泽范围的是弘治《顺德府志》^[4],此后又有多种史料进行描述,但各史料对其记载的地点和范围不尽相同。据弘治^[4]和万历^[5]时所修的《顺德府志》记载,大陆泽在任县北五里或东北10里。正德^[6]和隆庆^[7]《赵州志》则记载大陆泽在宁晋县东南。由此可见,当时任县地区和宁晋地区的湖泊都属大陆泽。正德《赵州志》载,大陆泽“南北数十余里”^[6];隆庆《赵州志》描述,大陆泽“东西径三十里,南接隆平、任县百余里”^[7];万历《顺德府志》记述大陆泽“……滹泓百顷”(这里的“百顷”不是实数,而是形容大陆泽面积广大),并载“大陆泽受水之处在任县、钜鹿、隆平、宁晋一带,每水发时浩淼无际”^[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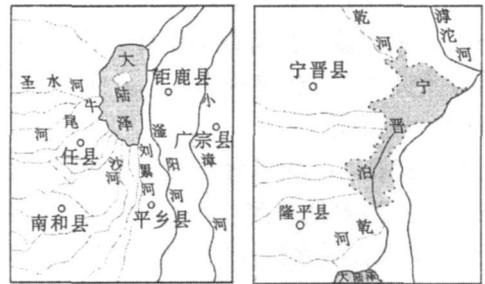
综上所述,直到16世纪后期,在南起任县,北至宁晋的广大区域内有一个浩瀚的大湖泊——大陆泽,这一点已毋庸置疑。当然,由于不同史料所载方式与度量单位有所不同,也没有明确指出对应的季节,因此难以得出大陆泽精确的面积数据。虽然此前也有学者取隆庆《赵州志》记载的面积,估算当时湖面约750 km²^[8],但遗憾的是季节所指不明。

2) 大陆泽主体位置。明代大陆泽虽然面积广大,南北纵横任县、钜鹿、隆尧、宁晋,碧波千顷,浩淼无际,但大陆泽南北部的形态有明显差异,南部较深广,而北部较平浅。当时大陆泽的主体位置位于南部任县东北,而非北部宁晋东南。依据如下:

明末清初,大陆泽解体为南、北二大部分(下文将述及)。湖泊解体后,南部湖泊仍名大陆泽,北部则为宁晋泊。根据地名的演变规律,湖泊解体后,原地名一般由解体后面积较大、湖体较深的部分承袭,这部分湖体往往也是分解前湖泊的主体。可见湖泊解体时,南泊比北泊范围更为深广,南泊也就是原大陆泽的主体。史料也充分证实了这一

点。据《清会典事例》记载,直至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京南第一大湖泊仍然首推大陆泽,其次才是宁晋泊^[9]。

明代大陆泽的主体在南部,这一点还可从雍正时期编绘的舆地图得到更加直观的证明。在雍正《畿辅舆地全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南泊大陆泽的轮廓清晰,湖形完整,而北泊宁晋泊则呈一片散漫之态,河湖界限很不明确,湖泊轮廓极不清晰。虽然这已是解体之后的情形,但是,由此推测原大陆泽南部深广、北部平浅的形态,也就不难想见(图1)。



(根据文献[3]中《赵州舆地图》、
《顺德府舆地图》转绘)

图1 雍正时期的大陆泽与宁晋泊示意图

Fig. 1 The Dahize and Ningjinpo lakes
in Yongzhen Period

3.2 大陆泽的分解与宁晋泊的形成

对于宁晋泊的成因,前人主要有以下两种看法,一种认为^[2]:明代由于滹沱河南徙,今宁晋东南一带排水不畅,使原属大陆泽北部的下游地区另名宁晋泊。还有一种认为^[1]:北宋黄河北泛,大陆泽被其来沙所淤,湖底抬高,湖水顺着今滏阳河向下游泄入今宁晋东南滞汇成宁晋泊。这两种观点虽有不同,但都认为宁晋泊是因为水源的汇滞而形成的。但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虽然都有合理的成份,但都没有揭示湖泊形成的根本原因。

经研究,水源的汇滞并非宁晋泊形成的主要原因。相反,正是因为入泊水源大量减少,再加上泥沙淤填等原因,造成湖泊解体成南、北两个部分,北部独立出来,而另名宁晋泊。这种观点可从明代大陆泽的形态范围以及宁晋泊的形成时间上得到证实。

上文已有论证,直到16世纪后期,在南起任县北至宁晋的广大地区内仍是一个统一的大湖泊——大陆泽,可见当时宁晋东南地区湖面尚未从大陆泽中分解出来,也就无所谓宁晋泊的形成。当

然,从表面形态上来看,枯水季节湖泊分成几个部分也是有可能的。

事实上,宁晋泊成为一个独立的湖泊,是明末清初的事。明代前期,海河南系两大河流滹沱河与漳河都入注大陆泽,是大陆泽维持宽广湖面的重要水源。但到了明代后期,滹沱河离去,不再注入大陆泽^[10];漳河也时留时去^[11],造成湖泊水源的大幅减少,加之泥沙淤浅湖床,淤高下泄河道等其它原因,终于造成大陆泽解体,于是宁晋泊从中独立出来。由于大陆泽解体与宁晋泊形成的具体时间史载厥如,历来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都非常笼统,最为精确的也就是“明代以后”。为了更加确切地了解原大陆泽正式分解的时间,笔者通过分析湖泊地名找到了线索。因为如果能够确定找出有关“宁晋泊”地名的最早记载,也就可以大致推断宁晋泊正式形成的时间。

为此,笔者对明代及明代以前的史料进行了海量搜索,尤其是仔细查阅了可能有地理类记载的史料,其中包括地方志、《一统志》《明实录》《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等。但始终未查到有“宁晋泊”字样的记载,甚至明末清初最重要的地理著作之一——顾祖禹所著的《读史方輿纪要》中仍然没有出现。在所查明代史料当中,人们通常称宁晋一带湖区为“大陆泽”或“广阿泽”;有时称其为“葫芦河”或“葫芦河”。由此可以初步推测:清代以前宁晋泊还没有独立存在。至于“葫芦河”一名,由来已久,《旧五代史》中就出现过^[12]。丁度(北宋开封人)曰:“葫芦河,横漳之别名也。在深、冀间,横亘数百里”^[13];因此葫芦河或胡卢河之称早已有之。泽与河有着本质的区别,但这里的湖泊泽、河通用,应该是由于水面季节变化大的原因。当然,明代以前的史料如汗牛充栋,因此不敢断言明代以前的史料绝没有“宁晋泊”的记载,但借此说明“宁晋泊”在明末清初尚未成为正式的大地名,宁晋泊亦未从大陆泽中分离出来却是完全可信的。

笔者现能查到最早出现“宁晋泊”称法的史料是康熙十年(1671年)所修的《畿辅通志》但在该志中,仍时常将“宁晋泊”与“大陆泽”混同^[14]。在陆陇其(1630~1692年)《畿辅地图志》里,仍记“大陆泽在任县、钜鹿、隆平、宁晋一带”^[15]。《畿辅地图志》与康熙《畿辅通志》基本修纂于同一时期,可见“宁晋泊”成为宁晋境内湖泊的专称还未

被广泛接受。《明史》中虽然已有“宁晋泊”的记载^[16],但修史者张廷玉等是清代康乾中人,所用地名和称谓反映的难免是清代的情景。因此可以大致推断,大陆泽真正分解成南、北二泊应在明末清初(17世纪初)。

当然“宁晋泊”作为小地名比宁晋泊从大陆泽中独立出来的时间要早。古大陆泽湖面丰枯期水位历来具有相差很大的特点,对宁晋一带湖泊“土人称其为宁晋泊”^[3]。至于当地百姓具体何时开始称其为宁晋泊则无从考证,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只有在“宁晋泊”这一地名成为湖泊的正式地名,并被广泛被接纳、认同以至载入史册之后,才表明湖泊已真正形成,也直到此前才能说明大陆泽已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分解。

由上可知,原大陆泽的解体与宁晋泊的形成是同时发生的。事实上,两者属于同一事件。

至于前人认为宁晋泊是因水源汇滞而形成的观点,虽然没有揭示湖泊形成的本质,但明代前期滹沱河入注是大陆泽水体向北推移的重要条件,为后来宁晋泊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础。清代以后,宁晋泊大势扩张,更是出于滹沱河与大陆泽大量水源在宁晋东南大量汇集的原因。因此笔者认为前人的观点具有合理的成份。

3.3 清代以来大陆泽与宁晋泊的演变

17世纪初,原大陆泽分解成为南、北两个部分,位于北者称北泊,北泊因为位于宁晋县境,又称宁晋泊。起初,北泊、葫芦河、宁晋泊3名同用,以后,逐渐以称宁晋泊和北泊为常。位于南者称南泊,南泊仍称大陆泽或张家泊。按王履泰《畿辅安澜志》载,张家泊得名已久:“汉置任县及张县,俱广平国,后汉省张县,以任县属钜鹿郡。则张(家泊)之得名古矣”^[15]。但张家泊这一称法鲜有人知,这是因为它尚属小地名的缘故,这与大陆泽分解之前宁晋境内湖泊称宁晋泊一样,不能得到广泛流传。

但王履泰同时还认为,以“北泊之广而将大陆泽之名独归于任县之大陆泽”,“殆流俗之讹”^[15]。这当然只是生活于嘉庆时期的王履泰的个人理解,因为当时的北泊范围已明显超过南泊。而事实上,由南泊承袭原大陆泽的名号才符合地名演变规律,因为湖泊分解之初,南泊比北泊更为深广,南泊亦是湖泊分解之前的主体部分,这在上文已做解释。

然而湖泊分解以后,由于滹沱河的再度徙

入^[10],北泊向北迅速扩大;南泊则因为“引漳济卫”,漳河长久离去而迅速缩小。尤其是雍正以后,朝廷命令施行导南泊之水入北泊的水利措施^[9],这种趋势表现得更为显著。虽然直到1700年,大陆泽仍大于宁晋泊,但此后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乾隆十三年(1748年)实地丈量,南泊大陆泽面积尚“南北袤三十五里,东西广十三里”^[17]。而到嘉庆十四年(1809年)王履泰撰《畿辅安澜志》时,南泊因持续缩减,而宁晋泊则不断扩大^[18],宁晋泊已三倍于大陆泽了^[15]。

到了清代道光年间,由于滹沱河从此离去^[10],北泊水源大为减少,宁晋泊与南泊一样,迅速缩减。道光四年(1824年),大陆泽不过“一泓宛在”,“惟宁晋泊尚称巨浸”^[17]。到了光绪年间,二泊情况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南泊大陆泽已完全干涸,宁晋泊也已经大为萎缩。按修撰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赵州属邑志》中当年的采访册《河图》载,宁晋泊当年“已被淤成平陆,不显泊形”,只是尚未完全消亡^[19]。民国《宁晋县志》虽载宁晋泊当时纵横还有二十八里,“然亦河涨成泊,水落返涑,一片沙卤低地耳。旧籍所谓北方巨浸,北泊广倍南泊,尽成往迹”^[18]。不久,一处自先秦以来一直存在的广阔湖泊就走向了终结。

新中国成立以后,曾多次大规模整治海河水利,根据水环境整治规划,将地势低洼的已涸大陆泽与宁晋泊地区仍设定为蓄滞洪区。无可否认,大陆泽、宁晋泊蓄滞洪区的启动曾在历次大洪水暴发时发挥了重要的滞洪作用,极大降低了沿岸的洪灾损失,但在绝大多数年份,这里与周边一样,已看不到一点湖泊的痕迹。

4 结 论

本文利用历史文献与地名学的研究方法,对明代以来海河南系平原地区两大湖沼—大陆泽与宁晋泊演变的几大关键环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由此可得如下结论:

明代直到16世纪后期,大陆泽一直是一个南起任县,北至宁晋的广大湖泊。任县东北的南部大陆泽较宁晋东南的北部大陆泽更为深广,是湖泊的主体。海河水系源远流长的两大河流——滹沱河与漳河的长期入汇,也为大陆泽长期维持宽阔水面提供了重要的水源保证。

17世纪初,滹沱河离开宁晋地区,漳河也时来

时往,大陆泽的水源大为减少,加之泥沙淤浅湖床、淤高下泄河道等原因,湖体开始萎缩,并因此大陆泽逐渐分解成南、北两个部分。分解后的南泊原是湖泊的主体,湖泊轮廓分明,湖体比北泊更加深广,因此承袭了大陆泽的名称。北泊则主要位于宁晋县内,另称宁晋泊。

清初,滹沱河再度南来,汇入宁晋泊。宁晋泊因此急剧扩展。但直到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南泊大陆泽仍是海河南系平原上最大的湖泊,其次才是宁晋泊。然而此后,漳河南去,大陆泽的水源大为减少,湖泊因此迅速萎缩,及至乾隆十三年(1748年),仅南北袤三十五里,东西广十三里。雍正之后导南泊之水入北泊,使北泊更为扩展,嘉庆十四年(1809年)时已三倍于南泊。

道光以后,滹沱河永久离开南路,不再补给宁晋泊,南、北二泊同时迅速走向消涸。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大陆泽已完全消亡,宁晋泊虽一息尚存,也已不显泊形。宁晋泊虽然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纵横尚余二十八里,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久也同样走向了终结。一处自先秦以来一直存在的宽广湖沼群,至此尽成往迹。

耐人深思的是,海河南系平原曾经湖沼湿地遍布,如今却已成为水资源严重缺乏的地区。虽然宁晋泊与大陆泽地区仍是海河流域重要的蓄滞洪区,但作为湖泊毕竟已是历史遗迹,学界也因此疏于研究该区的湖沼演变历程。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更是少见。为了阻止该区水环境持续恶化并予以改善,一些学者提出了利用洪水期多余的水资源恢复部分平原湿地的建议。笔者认为,虽然该区水环境问题已经非常尖锐和突出,但是在没有经过深入研究和探讨之前,不宜简单地予以否定或是接受。了解历史时期平原湿地的演变过程,就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基础工作。同时,这一成果也能为海河流域水环境的整体规划和整治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最后,无论是恢复平原湿地,还是整治海河流域的水环境,都需要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交流与合作。可到目前为止,这些工作大都仅仅依赖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手段。希望本文利用的历史文献和地名学研究方法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并且引起学界同仁对这一课题和人文科学方法的更多关注。

参考文献:

[1] 邹逸麟. 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 1993.
- [2] 王会昌. 河北平原的古代湖泊 [J]. 地理集刊 (第 18 号), 1987, 第 18 号: 79~ 83
- [3] (清)唐执玉,李 卫,陈 仪,等 (修纂). 畿辅通志 (卷二十三)·川 [M]. 雍正十三年 (1735年)刻本.
- [4] (明)林 恭. 顺德府志 (卷七) [M]. 弘治 (1488~ 1505)刻本.
- [5] (明)王守城. 顺德府志 (卷一)·地理志 [M]. 万历十一年 (1583年)修.
- [6] (明)程 遵. 赵州志 (卷三)·宁晋县 [M]. 正德十年 (1515年)刻本.
- [7] (明)蔡懋昭. 赵州志 (卷一)·地里 [M]. 隆庆元年 (1567年)刻本.
- [8] 海河志编纂委员会编. 海河志 (第一卷) [M]. 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1996.
- [9] (清)清会典事例 (卷六十三)·水利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 [10] 石超艺. 明以降滹沱河平原段河道变迁研究 [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6, 20(3): 62~ 72
- [11] 石超艺. 明清时期漳河平原段河道变迁及其与“引漳济卫”的关系 [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6 21(3): 27~ 35
- [12] (宋)薛居正. 旧五代史 (卷一一五)·周书六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13] (清)顾祖禹. 读史方輿纪要 (卷十四)·北直五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5.
- [14] (清)于成龙,郭 葵. 畿辅通志 (卷四)·山川 [M]. 康熙十年 (1671年)修.
- [15] (清)王履泰. 畿辅安澜志·大陆泽卷上 [M]. 嘉庆十四年 (1809年)撰.
- [16] (清)张廷玉. 明史·河渠五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7] (清)吴邦庆. 畿辅河道管见·畿辅河道水利丛书 [M].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64.
- [18] 苏毓琦,伊承熙,张震科. 宁晋县志 (卷一)·川泽 [M]. 民国十八年 (1929年)石印本.
- [19] (清)孙传祚. 赵州属邑志 (卷一)·山川 [M]. 光绪二十三年 (1897年)刻本.

Evolution of Daluze and Ningjinpo Lakes in Southern Part of the Haihe River Valley since the Ming Dynasty

SHI Chao-Yi

(School of Resources & Environment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The lakes once distributed all over the plain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Haihe River valley have now disappeared completely. As for the evolution and dry-up of these lakes, there are only general findings and conclusions in need of further researches of higher resolution. Based on almost exhaustive historical archives and with the help of toponym methods, this paper carries out an in-depth analysis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major lakes and clearly maps out the important evolving process from prosperity to extinction of these lakes. The principal findings ar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late 16th century, there was the Daluze Lake, which extended from Renxian County at the southernmost to Ningjin County at the northernmost (both present location). In the early 17th century, the Daluze Lake disaggregated into two parts, with the Daluze Lake at the south and the Ningjinpo Lake at the north. On disaggregation, Daluze was deeper and wider than Ningjinpo. However, Ningjinpo thereafter continued to expand and,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it became three times as large as Daluze, which was continuously shrinking. The two lakes simultaneously presented significant and rapid shrinkage since the 1820s or the 1830s. By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Daluze dried up entirely, while Ningjinpo could be hardly called a lake and at last became dry land by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Key words Haihe River valley, Ningjinpo Lake, Daluze Lake, Ming Dynasty and thereafter, evolution of lake